



民國90年，作者伍新（右一）與母親（右二）、父親（右三）等人於美國洛杉磯老人公寓歡聚一堂。（圖／伍新）



我是

阿山小孩

民國三十八年，父母帶著我三個小孩坐中興輪渡，來到臺灣基隆港。一上岸，就看到到處都是黃黃的、一串一串叫「香蕉」的水果，我們從沒看過更沒吃過，一口咬下去，軟軟甜甜的，帶點微酸，好好吃。

我們是跟鐵路局撤退來臺的，大伙都被安排到臺北鐵路宿舍，其中各省人都有，南腔北調。長久下來，我會說幾句四川話、廣東話、福建話，就是不聽閩南話（閩南語）。

來臺第二年，我進入臺北市興雅國民小學，那時外省人不多，全班只有我一個外省小孩，大家把我當成稀有動物。同學都講臺語，只有老師在上課時，國語語交互使用，怕我們聽不懂。那時政府正推行國語，講臺語要被罰，但同學私下交談都用臺語，我就像鴨子聽雷，完全聽不懂，幾乎無法融入其中。同學用臺語罵我時，我還會笑臉相對，惹得同學大笑。於是下決心學臺語，但又怕被罰。班上有位好同學，我請她私下每天偷偷教我一句臺語，小孩學得快，慢慢也能聽懂一些。同學有了顧忌以後也不敢再罵我。見到我只會叫我「阿山」，原來是「外來小孩」的意思，那是我最早會的臺語。

那個年代，本省、外省小孩差別很大，本省女孩剪的是西瓜皮，男孩剃光頭。我是留長髮編小辮子，男生好奇，總會拉我小辮子，痛死了。我可不是省油的燈，一拳就打下，打得他們一楞一楞，從此不敢惹我，只會邊跑邊叫「恰查某」，這是我第二句會說的臺語。

父母見我每天不快樂，又天天打架，認為該換個環境，於是轉學到鐵路小學，那裏幾乎都是外省小孩，講國語。小學畢業考上虎尾女中（那時還沒實行九年義務教育），大家自然而然都講國語。後來考上國防醫學院，也是都講國語。學臺語環境沒了，嚴重影響我學臺語，只好利用外出機會，用破臺語與人溝通，怪腔怪調，有時別人也聽不懂，常惹人笑也不怕，反正臉皮夠厚，再接再厲，就這樣我學會臺語。一些不常用的話不是「轉」，有時也會穿插些國語。

民國五十年，進入國防醫學院，畢業約五年後退伍，轉入民間醫院，病人多數是本省籍，醫院要求一定要會臺語，這時我的臺語剛好派上用場。有時同學會問我：「你怎麼會說臺語？」「我是社會大學教的，身邊的人都是我的老師。」

憶慈母

家母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女性，她不僅是賢妻良母，而且是溫柔、慈祥、堅強、刻苦耐勞的我國傳統婦女。她出身於書香世家，之後畢業於桐城師範學院，在當時封閉的社會，女孩子能獲得師範學院學歷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中共全面叛亂，那時母親剛與家父新婚，而父親奉命隨部隊前往臺灣，母親乃與家人分離，跟著父親來臺，於民國三十六年底來到高雄鳳山眷村，這是她的第二故鄉。

母親在鳳山陸續生下我們兄弟姊妹五人，民國四十年代，軍眷生活十分清苦，父親工作忙碌，印象中，家中一切幾乎都由母親張羅，全家生活依賴父親的微薄收入維持，早期母親在後

院種菜養雞，兼做家庭代工貼補家用，而全家吃喝及孩子的衣著，皆由母親料理。年幼時我常看到母親在廚房燒煤起火，煮飯炒菜，她經常以扇子對著煤球扇風，而被煙燻成黑臉且咳嗽，經年累月如此，但我從未聽過母親埋怨，直到很多年後瓦斯爐普遍使用，情況才改善。

由於父親薪水微薄，五名子女的學雜費用又龐大，母親為了改善家計，便以編織外銷毛衣和修補衣服增加收入，甚至騎單車到外地擔任幼稚園老師貼補家用，後來又轉至國軍軍醫院當保姆，賺錢供我們念書和生活，使我們皆能完成高等教育，家中並培育出兩位博士。

母親大半生為了家庭、丈夫和兒女，吃了不少苦，在我們兄弟各自成家後，所有外孫、孫子女均接受過她的關懷照顧，且未見過她對媳婦或女婿責罵，而以前心教導或規勸為之，消弭了婆媳或岳婿間的摩擦。即使對子女也不曾大聲責罵或責打，故每當我們有事或遇困難時，總是先找母親反映和求助。

母親晚年才卸下持家重擔，但不久又與家父飛美，幫忙兒女照顧孫子女，減輕他們不少負擔，同時她也受洗為基督徒，與家妹去教會做禮拜及參與活動，度過一段平靜和喜樂的日子；而母親對我的關心和愛護未曾少過，尤其令我難忘的，一是當年我參加大學聯考失利，感到非常無助和灰心時，

她不斷給予鼓勵及協助，使我重新振作並努力苦讀，進入國防理工學院就讀，且順利畢業，另外即是多年後，我考上清大博士班，卻面臨種種困難，可能無法入學，但在父母親費盡心力奔走幫忙下，終於排除萬難入學，之後取得博士，而此經歷更是奠定我日後稍有成就之堅石。

由於長期操勞，母親晚年健康惡化，尤其她過世前幾年深為病痛所苦，最終逃不過病魔糾纏，永遠離開我們而去。我最敬愛的母親啊！您安息吧！我們全體家人將永遠懷念您。

【作者速寫】伍新（筆名），聯勤中校副主任退伍，後於政府機構服務至研究員退休。



軍旅隨筆

為響應「有志青年從軍報國」，民國四十六年經軍訓教官推薦免試進入政工幹校，通過學術測驗，錄取為音樂科學生。

到鳳山接受為期四個月軍官養成教育，是踏入軍校的初體驗，最有趣的是我的步槍號碼為「一二三四五六七」，每經長官詢問，他們聽到答案後都覺得不可思議。完成政工幹校二年學習後分發到第一軍團「經理營」。

「經理營」，擔任少尉幹事，因為學音樂的背景，被指派帶著三十名充員兵參加軍團部舉辦的軍歌比賽，小單位的我們竟以一首「九條好漢在一班」奪得冠軍，由司令官羅友倫頒發錦旗一面給營長，我也獲得一枝派克鋼筆。一年半後，我被調到康樂大隊升中尉，但在政治部政二組負責調度政治教育巡迴講習。

民國五十一年，奉調運輸群四〇四營，五十二年與第二軍團輪調金門，我連進駐尚義機場上方碉堡，以大象隊為標誌，負責將臺灣運來的軍需物資分送到各據點，同時將金門酒廠高粱酒運回臺灣。那時，金門中學缺乏音樂老師，奉金防部主任之令，我到金中兼課，每週兩次，每次走路去上課都經過一片綠油油的高粱地，令人心曠神怡。那段期間，當兵之外又擔任老師，豐富了軍旅生活經驗。

學校暑假期間，金防部舉辦尉官幹部講習班，有一天正在上課時，蔣中正總統忽然蒞臨，並上臺訓話，其中一段話：「我從大陸把你們帶來臺灣，我一定把你們帶回大陸。」雖然我不受歡迎。

民國五十九年，有立法委員提議政府應履行當年招生時的十年服役諾言，由行政院長陳誠簽呈蔣總統批准，據說總統批「取信於民」四個字，准退成定局，民國六十年元月一日生效，我正式退伍返鄉，結束軍旅生涯。

是從大陸來的，聽了這話還是很感動，之後蔣總統走下講臺巡視學員，走到我身邊停下來，並拍我的肩膀兩下說：「好，好。」那種關懷讓我幾乎掉下眼淚。

在部隊輪調返臺前，正巧全金門舉辦第一次藝術歌曲比賽，我也報名參加，結果以「當晚震滿天」與「新滿江紅」得到第一名，榮獲一面錦旗及一枝金筆。

部隊輪調返臺，回九龍村不到一年，又被調回經理營（被服連）當輔導長，因第一士校人事異動，全換由政工幹校畢業生接替，我被分派到第四隊當輔導長，本隊接辦軍官英語訓練班（Officer English Training Course），我還特地任職寫一句英文成語：「Where there is a will, there is a way」（有志者事竟成），做為對學員的鼓勵。訓練班學員結訓後，我與一位先期學長組成士校合唱團，並於臺視「黃金時代」節目演出，當時頗受歡迎。

【作者速寫】羅麗雄，政工幹校七期，退伍後轉職針織成衣廠，曾受聘到新加坡及曼谷當外銷業務經理及廠長。



作者羅麗雄指揮士校合唱團在臺視「黃金時代」節目中演唱，突顯了軍校學生社團的活躍。（圖／羅麗雄）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兄弟如何艱困跨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相關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；昔日軍中及眷村生活的回憶，也是集稿重點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-mail 至 usury glory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一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須同意獲得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